

王占义

库布其沙漠,沿黄河逶迤伸展,横跨鄂尔多斯境内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千余年间,由于无节制的放垦开荒,加之干冷多风的气候,使库布其被沙尘侵袭,生态环境恶劣。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库布其像一峰弓背瘦腰的骆驼,横卧黄河南岸,在400余公里的河岸线上,延展成1.86万平方公里的沙漠瀚海。

俗语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库布其是我的家乡,自我参加工作后,与库布其沙漠聚少离多,然而,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它。因它昔日的沙尘肆虐、沙丘滚动、沙害严酷,而心生牵挂。沙漠里还有我众多的亲人,还有我的老屋,我的家园,在时刻遭受着沙漠的威胁。那时的库布其,是名副其实的“穷窝窝”。我的心被它揪得紧紧的,须臾不得安宁。自1997年第一条穿沙公路修成以来,库布其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库布其3200多平方公里的绿植,海海漫漫地铺展在金黄的沙海之上,如明眸善睐的少女的眼神那般神韵动人。十多万亩区群众,因治沙播绿而走上了“绿富同兴”的康庄大道。我的心由不安转为欣喜,我的笔触也深入到了这一伟大转变的生动细节,为它的蓝天、碧海、明湖、金沙、光伏、风电交织而成的新时代壮美画卷赋笔而歌。

沿着穿沙公路,高空航拍库布其沙海,传说中的黄鳞滚滚无边无垠的沙海隐入了绿光娉婷的浩瀚生机之中,一望无际的绿林和植被覆盖着沙漠,郁郁葱葱的林海在阳光下无限伸展,沙柳、梭梭、肉苁蓉、沙竹、沙枣、胡杨、旱柳、甘草、红柳等沙漠植物地毯似的铺展在沙丘之上。盐海子移民新村,就在这一条穿沙公路的腹地,像一朵白莲花一般安卧于公路之畔,尽享阳光、温暖、明艳的恩泽。搬迁在此安居的牧民们,心里的幸福感像一泓清泉流淌……

1997年的深秋,在穿沙公路修筑过程中,为了让公路北段散居的百余户牧民得到妥善和有效的安置,为施工提供通畅的条件,避免牧民散养的牲畜对穿沙公路护路林带的啃食损害,对护路林带嫩苗进行有效保护,杭锦旗政府与亿利资源集团研究决定,实施搬迁移民计划,由亿利资源集团捐资150万元,新建一处移民新村——盐海子移民新村。由此,集中安置了五个大队的100户牧民。新村每户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包括住房、凉房(青贮室)、羊圈、储藏窖、菜窖、通电围墙等,并配置了3亩水浇地,安置牧民到盐海子捞鱼、倒晒,增加收入,使牧民们能够搬得出、住得好,居有屋、行有业,生活有奔头。

依靠政府的支持和亿利资源集团的力量,成功实践并实施了移民搬迁扶贫这一壮举。从沙海深处搬出的100户牧民,从此拔掉了穷根,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

随着纵横500公里的1号到7号穿沙公路的陆续建成延伸,一条条沿路绿化林带也相伴铺展,沿路电、水、网络、飞播等“绿色走廊”综合治理工程全面推进,人工生态屏障牢牢锁住了荒沙。之后,亿利在大漠深处陆续实施了沙区禁牧、生态移民与修复工程,让几万户农牧民走出沙漠,走向富裕,库布其绿色传奇由梦想变成现实。

库布其治沙史是一部实施生态战略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人民治沙英雄的创造史。在30多年的治沙历程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治沙英雄。他们为了治沙播绿,放弃了各种外出创业的机会,为

了改变家乡穷困面貌,他们义无反顾扛起树苗走进沙海。沙海种树,容易种也容易死。成活了3年的树苗也可能因自然原因而枯萎。所以,他们与沙害进行反复争夺,不断地种下一棵棵沙柳、柠条、羊柴、花棒……向沙漠宣战,不征服沙漠绝不罢休。

陈宁布,道图嘎查老支书,带头进行治沙种树,为乡亲们树起了榜样,并且挨家挨户进行思想沟通,“咱库布其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防沙治沙的事业就从未间断。可是栽树种草40年了,还是让黄沙撵着跑。因为咱不懂科技,荒沙地在咱手里一文不值,但现在经过企业的科学修复,就变得有价值了。树种到你家,路修到你家,受益的还是咱自己。”在老支书的反复劝说下,全村农牧民都加入了治沙种树的队伍,成立了治沙民工联队,绿化沙漠面积达到了2万多亩,成活率均在95%以上。

敖特更花,道图嘎查村主任,治沙民工联队队长。自2009年开始承包种树,在库布其沙漠中种树已有20余载,她带领的治沙民工联队,绿化库布其沙漠面积达到3万亩,成活率在95%以上。他们还用杨柴、花棒做禽畜饲料的原材料。这些植物的枝叶富含高蛋白,做饲料可以让牛羊的肉质更好,而且四季生长,具有防风固沙的功效。它们每隔2至3年要平茬复壮,否则会枯死。她还带领治沙民工联队到新疆、西藏等地承包种树1万多亩,并且成立了神湖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办了内蒙古花园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希望用自己的绿色梦,染绿更多沙漠。

洪永驱,库布其阿木古龙甘草健康产业园的技术管理员。洪永驱爱唱歌,爱看书,爱种菜。他从24岁开始种菜,在当地早就小有名气。2013年,亿利资源集团建立了阿木古龙产业园,建起100个大棚,开



沙海绿洲 张博 摄

沙海绿洲吹浪去

絮语怀

始发展温室大棚和节水灌溉为主的现代农业。他们特意邀请洪永驱来做技术指导。就这样,洪永驱成为园区的技术管理员。“大棚采用的滴灌技术为降低空气湿度来抑制病虫害的发生,采用‘高垄栽培’和‘膜下滴水’新技术,让作物均匀地吸收光和热。”洪永驱津津有味地介绍着他的“技术包”。他有句非常有哲理的座右铭:“你懂菜,菜就懂你。菜也有生命,它也会懂你的心思。”

没错,库布其生态治沙本身就是生命与生命交融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和谐融汇的过程。许许多多治沙英雄一起凝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种树固沙,一寸寸绿了沙漠;顺应自然,一天天改变了气候。让自然生命与人类和谐共存,让人类行为不再违背自然之道,保护大自然中的每一寸沙土、每一株小草,以绿色生态的生命观和自然观,来看待一切生命现象和自然界的生物链作用,人类的存在在才会更有意义,人类曾经为恶劣环境所付出的代价,才会得到根本改变。世界的一切都存在人类意识之中,善与恶决定了自然环境是会得到保护或者破坏的两种命运。如能视地球上的万物与人类都是平等的存在,用心呵护万物的生存规律,知天道而存善念,护山水而毓万物,则大自然也会给予人类最慷慨的回馈。

30多年前,库布其还是一片风沙肆虐、寸草不生的荒漠。如今,这里的沙丘披上绿衣,沙漠变良田,产业兴旺,绿富同兴。从甘草到西瓜、西红柿等有机果蔬,再到肉苁蓉、梭梭等中草药,库布其种出一条食品产业链,成为库布其沙漠绿色经济的组成部分。就连广阔的沙漠腹地也变身光伏农场。近年来,库布其每年的降雨量达到310毫米,涵养水源240多亿立方米,沙尘天气减少了95%;绝迹多年的野生动物重

现沙漠,生物种类增至1026种,库布其成为京津冀地区风沙防护的“绿色之墙”。

过去,人人都想逃离这片沙漠,如今,大家靠沙脱贫致富;过去,库布其沙漠是死亡之海,如今,这里遍布绿色,充满希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技是库布其治理荒漠、摆脱贫困、走向振兴的利器。30多年来,亿利资源集团累计投资超过10亿元,用于治沙技术的研发和工程配套,平均每年实施上百个科技攻关项目,寻求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带来生态和民生改善的新路径。通过多年坚持的科技研发,亿利资源集团发明创造了世界领先、简单实用的“微创气插植树法”“风向数据植树法”“甘草平移治沙技术”“种质资源技术”等十大治沙核心技术,大大提高了治沙效率,大大提升了植物成活率,大大减少了治沙投资,治沙技术成为人类治沙的重器,也成为当地农牧民脱贫致富的利器。

近年来,亿利资源集团已将这些科学治沙的技术和模式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以及西藏、青海等生态脆弱地区推广和应用。据测算,如果将库布其治沙技术和模式推广应用到我国可治理的沙漠,将创造出2万亿元GDP和上百万个工作岗位,可以使2亿多沙区群众走上致富道路,从而实现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轨道。

2020年,为落实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亿利资源集团在库布其沙漠、乌兰布和沙漠与腾格里沙漠规划了五年种植1亿株治沙护河碳汇林,每年种植2000万株,带动沙区农牧民通过租种植用地和劳务种植增收致富,每年向农牧民和治沙民工联队支付土地和劳务费用1亿元,带动30个治沙民工联队和500多户农牧民增收。迄今为止,该集团已种植碳汇林8000万株,成活率在85%以上。

在碳汇林不断深入拓展的同时,库布其立体生态光伏治沙产业也登上了治沙产业榜首。2018年5月29日,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动工,并于当年12月10日实现一次性全容量并网发电。至此,全国规模最大的沙漠集中式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宣告建成。项目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本地丰富优质资源,形成了“绿富同兴、追风逐日、立体治理、生态种养、循环节水”的产业循环体系,在节能、节水、环保、种养、治沙、增绿、增收、就业等诸多方面实现了整体系统的优化创新。项目累计实施“林光互补”生态修复工程3.6万亩,有效治理沙漠面积6万亩,生态显效周期提升到两年左右,年输出绿电23.12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准煤76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85万吨、粉尘45万吨。该项目当年荣获中国能源项目创新奖,2021年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是全国首个陆地光伏国优项目,彰显了开拓者的勇气和“领跑者”的风采。

库布其治沙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四次转型迭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风沙肆虐,挤压生存,进而被动治沙;到20世纪90年代穿沙公路兴建后,集中社会力量,依靠科学治沙;到21世纪初的产业化、规模化治沙;再到2012年以来的立体生态光伏治沙,创造了世界治沙史又一个奇迹,形成了具有可推广复制的丰富的治沙经验——库布其模式。在库布其模式推动下,库布其沙漠1/3变成绿洲,十几万沙区民众脱贫致富。

沙海绿洲吹浪去,蒙古马精神亦闪光。在库布其七彩交叠的壮美沙浪中,一条由库布其人智慧与汗水铺就的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幸福路,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正在拓向远方。

走过秋天(组诗)

戈三同

一条河流

把养了三年的小龟  
李河里放了生。经过一个漫长的季节  
也不知它是死,还是活

当我不得,驱车  
又一次来到河边  
蹲下,把一条河流捧脸上

一条河流  
仿佛已经是我的

我也是曾被放生的,一个念想  
在那个老旧的小站  
在许多年前  
如今,在父母隔世的眼泪里

27路公交车

上下班高峰期  
退休后的我,一次次像自我罚站  
尽量不去挤27路公交车

我的小老乡王开军  
在城郊电石厂上班  
他每天,疲于往返在这条线上

我腾出一个空位,有可能  
让他不必站着补觉  
也让他一个疲惫的青春,保持尊严的坐坐

沉默

一只雄性百灵鸟,总是沉默着  
每一天,主人提着它  
走在薄雾笼罩的清晨,或傍晚

据说,鸟贩子捕获它时  
它是挣扎之后,愤然  
咬断自己舌头,变哑的

所幸它遇到,一位好心的买主  
多年了,主人待它  
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多年了,没人知道  
主人晃动自己的余生,只是在  
擦去一个捕鸟人,曾经疯狂的过往

车上的大白菜

一架沾了泥巴的驴车  
停在菜市一角,车上的大白菜  
如棉被下安睡的胖娃娃

那个眼里圈下一场秋风  
此刻,又霜色锁眉的老汉  
不时手搭驴背,轻拍一下  
土地生出的年景

而那些被人拎来拎去  
一下子惊起,又搂紧叶子的白菜  
在这个早晨,露珠纷落  
像一个痛别亲人,哭成的泪人

一只黄蜂

一只粗心的黄蜂  
不小心,误入我房间  
这一刹那的安静,瞬间  
被它面对玻璃,发出的  
巨大而持久的嗡嗡声,塞满了

它金黄的身子,微型马达一样  
声音是金属质地的  
当它,把足够震憾的愤怒  
掏空,用尽了  
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

多像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自己一个小失误  
也会惹恼自己,葬送自己

一棵秋天的树

风住了。一棵树突然打个趔趄  
止住起伏,挣扎  
逐渐放松,也安静下来

斜靠秋阳,听虫鸣  
看落花。满树叶子在飘落  
它两耳越来越清静

此刻,我经过这里  
被一小片树荫摀住,小坐  
并感受着四周的静谧  
和它内心的荡漾

当我倏然,抽身离去  
像是它一直目送  
请来又送走的,最后一尊神

寒流来袭

寒流突然来袭,人们脚步匆匆  
纷纷竖起衣领,穿着加厚

寒风中,刚刚换上黄裙子  
摇晃的树,也感到了冷

树也想给自己,添加衣裳  
但眼下,只能用鸟影的发卡

将散乱的长发,别上  
只能把一件宽大的风声穿身上

髓的热烈,是怎样来的。  
我究竟是如何被命运的大风,偶然间吹抵这片广阔大地的呢?就像秋天在戈壁荒原上追着大风奔跑的沙蓬草,它们一生的命运,神秘莫测,动荡不安。挂在灌木丛中,就在灌木丛中繁衍生息;跌落砂石瓦砾,就在砂石瓦砾间争抢阳光雨露;蓬

从青藏高原出发,最后注入东海;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出发,最终抵达渤海。它们漫长的一生,行经无数的“点”,冲击出大大小小的湖泊,但从未改变过起点与终点。人的一生,也不过是江河一般,蜿蜒曲折,却又向着死亡浩浩荡荡,勇往直前。  
或许,当朋友在酷寒的北国大道上走过,看到

洒落高原的光

安宁

着肥沃良田,就在肥沃良田间蓬勃向上。命运裹挟着它们,随意潦草地安置它们,却从未改变它们漫山遍野落地生根,又在秋天的大风中,义无反顾奔赴新的家园的浪漫基因。

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是必然。所有不可预测的神秘“此刻”,都是承载我们命运的河流浩浩荡荡途经的“必然”。这无数的“点”,组成辽阔的生命的“面”。我们行走一生,也无法知晓将在哪里停驻,靠岸,或者抵达。唯一明了的,是所有生命的航程,都从出生开始,在死亡处终结。就像长江

厚厚冰层下汨汨涌动的泉水,辽阔的天空上空无一物,风席卷了一切,却并未改变大地上的事物。山河依旧,日月永恒。衰朽的生命行将消亡,新鲜的生命蓬勃向上。这个时刻,朋友将会理解我为何选择顺从于命运,一路北上,最终在茫茫草原上,化为一株大地上日夜流浪的沙蓬草。

就在这座边疆城市,我寻到了灵魂的自由。我可以长久地坐在窗边,沐浴着日光,沉入孤独,又在这块小小的方寸之地地上,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一切喧哗都被阻挡在窗外,被大风

撕扯成无数的碎片,而后化为尘埃。树木在长达半年的冬日里,裸露着枝干,将本质直指天空,那里是同样裸露的空。有时,我会出门走走,避开拥挤的闹市,去阴山脚下听一听树叶从半空簌簌落下的声响,看一看每棵树在古老的时空中如何缓慢地生长。飞鸟与野兽隐匿在山的深处,发出遥远的呼唤。草茎在夕阳下摇曳,冷硬的山石散发出醉人的光泽。我在崎岖的路上走着,或许这样一直走,就可以抵达山后那片永恒的蓝。即便无法抵达,也没有什么,我将在这样的行走中,化为途中的白桦、油松、山丹,或者寂寂无闻的野草。生与死,都无人关注,也不需关注。我就这样站立在大地上,安静地度过漫长又短暂的一生。

当我离去,我什么也不带走。我所历经的爱与风景,皆化为饱满的种子。我将像沙蓬草一样在大地上流浪和歌唱,将那些种子,散落在每一寸可以让爱重生的土地上。比如河流,沃野,山川,戈壁,森林。而后,我会像一只临终的野兽,在无人的旷野里缓缓停下脚步,化为泥土,消溶于无尽的空间。  
那时,请不要为我哀伤。我饮下最后的一杯茶,对朋友说。

北国风光

风且吟听



暮秋之静 汤青 摄

星诗空